



宋槧太平御覽



和装本

1 3  
403  
142





13  
403  
142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一

羽族部八

鵲

鵲

山鵲

鳩

鸚

鸚



新念圖書

此係明海  
州八年八  
月諸同人  
所購以贈  
田中

田中圖書

禮記月令曰季冬之月鵲始巢  
詩曰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  
家而居有之  
又曰鵲之疆疆鵲之奔奔  
又曰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怲怲  
爾雅曰鵲鵲醜其飛撥郭璞注曰醜類也  
易通卦驗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於木風之  
象今失節不巢陽氣不通故言春不東風也。周書曰小  
寒之日鵲始巢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一

卷九



漢書曰梅福傳云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  
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

魏志曰管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忽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  
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人離婁侯  
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  
告隣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有嫌殺我婿也

吳志曰赤烏十二年有兩鳥銜鵲墮東觀權使領丞相宋  
據燎鵲以祭

又曰孫和為南陽王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牆故  
官僚皆憂慘以為牆木傾危之象

晉書曰王澄為荊州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  
脫衣上樹探鵲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

又曰涼李歆時通街大樹上有烏鵲爭巢鵲為烏所殺

宋書曰徐羨之拜司空有雙鵲於太極殿東鴟尾鳴喚

後魏書曰李崇為揚州刺史時有泉水湧於八公山頂壽

春城中有魚無數從地湧出野鴨羣飛入城與鵲爭巢

北齊書曰武衛奚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

庭樹鬪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

歷樹拂堂角則有口舌事今夜有人喚必不得往子信去

後果有風來至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赴其

妻苦留稱墮馬脚折遂免於難

又曰李孝貞字元操信州刺史希禮之子也嘗詠鵲其佳

句云東立朝雨霽南飛夜月明為知音所賞

隋書曰郭儁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睦七葉共居犬豕同

乳烏鵲通巢時人以爲義感州縣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

文政房密切詣其家勞問之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門閭



又曰翟普林父母俱終哀毀殆將滅性廬於墓側有二鵲巢其廬前樹每人其廬馴狎無所驚懼

唐書曰高祖聞堯君素於蒲州糧盡人相食有烏鵲巢其發石車之上人心遂離為李楚客斬首傳之京師

又曰大曆八年夏四月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殿之隙壞凡一十五處宰臣等上賀曰臣聞孝

至於天則祥發陵邑德被於物則化及鳥獸伏惟陛下因心廣教弘道極和時躬霜露之恩流行雲雨之澤故前聖

垂裕歆於明誠皇天報貺錫以嘉應異鵲來感翔集可窺跡比人謀事歸神化望宣示中外編諸史冊

又曰貞元四年中書省楮樹上有鵲以泥為巢

又曰竇申宰相參之族子參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詢於申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

又曰開成二年三月真興門外鵲巢於古冢

莊子曰至德之世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之

又曰鵲上高城之絕而巢於高樹之顛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蟻行失時則鵲起也

又曰莊周遊乎雕陵之樊樊藩也遊於栗林園籬之內觀一異鵲自南方來翼廣七尺目大運寸周曲感周之穎而進於栗林

孫卿子曰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烏鵲之巢可俯而窺

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所起言鵲作巢向風之所起也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脩短之分也乾鵲也見人脩脩然凶事之徵則鳴啼是知來歲多風則巢於下枝而童子乃採其卵而不知各有所能故曰長短之分也

又曰鴈北向鵲始加巢鴈在彭蠡背北向微陽將來又曰赤肉懸則烏鵲集鷹準鷺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

以然



淮南萬畢術曰鵲腦令人相思取鵲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之於道中以與人酒中飲

穆天子傳曰西王母還歸世民謠憂以吟日徂彼西土爰

居于野豹虎為群於鵲與處於讀為鳥嘉命不還我惟帝女

東方朔別傳曰孝武皇帝時問居無事燕坐未央前殿天

新雨止當此時東方朔執戟在殿階傍屈指獨語上從殿

上見朔呼問之生獨所語者何也朔對曰殿後柏樹上有

鵲立枯枝上東嚮而鳴也帝使視之果然問朔何以知之

對曰以人事言之風從東方來鵲尾長傍風則傾背風則

蹶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也

西京雜記曰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有瑞應

豈有是乎賈曰有之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

況人君重位乎三民其與門代謂東外古

五行傳曰昭帝元鳳中有烏鵲闕於燕王池上烏墮地烏

類君之象

說文曰鵲知太歲之所在

鹽鐵論曰中國所鮮外國賤之崑山之旁以玉璞抵烏鵲

魏太祖詩日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博物志曰鵲巢開口背太歲此非才知任自然也

崔豹古今注曰鵲一名神女

王子年拾遺錄曰圓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

鵲高一丈群飛於湖際銜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解鳩鴻之刀以賜東方朔刀長三尺

朔曰此刀採首山之金鑄為此刀雄者以飛雌者獨在金

出九陽清溪有鵲銜火於清溪之上

廣異記曰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愕山桑樹上正



月一日銜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鵲或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昇天因名帝女桑今人至十五日焚鵲巢作灰汁浴蠶子招絲象此也式經三十六禽變日酉為鳥鵲五行書曰燒鵲置酒中令家無盜賊

山鵲

爾雅曰鷺山鵲郭璞注曰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背脚皆赤鷺胡確切

說文曰鷺山鵲知來事也

搜神記曰常山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墮地民爭取即化為一貞石顥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

鳩

左傳曰郟子云少皞時祝鳩氏司徒者也鷓鳩氏司事者也五鳩鳩民者也杜預注曰祝鳩鷓也鷓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鷓鳩春來冬去故為司事治民

欲聚故以鳩為名也

禮記月令曰仲春之月鷹化為鳩

又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鄭玄云鳴鳩飛兩翼相擊趣農意也

詩曰翩翩者騅夫毛云夫不也詩義疏曰今小鳩也一名取陽謂之佳也

又曰宛彼鳴鳩毛云鵲鳩也詩義疏曰班鳩也月令鳴鳩拂其羽是也淮陽人謂之班佳也

爾雅曰佳其鳩鳩鵲鳩鵲也王雎郭璞注曰山鵲短尾青黑色多聲江東亦名曰鷓鳩王雎離類江東呼鷓

一名祝鳩鷓鳩一名鷓鳩也周書時訓曰穀雨之日又五日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

後漢書曰楊由從人飲勅諸生酒三行嚴車去請問其趣由日向社中木上有鳩鳥鬪兵之象由去後舍中有鬪者



果殺二人也

魏志曰管輅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急輅曰當有老公從東方來候肫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有客如所占而射雞作食箭從樹間激中數歲女子流血驚怖

梁書曰庾子與父城為巴西守卒於郡子與奉喪還鄉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簷宇悲鳴激切

隋書曰李得饒性至孝父寢疾輒終日不食及丁憂水漿不入口五日後甘露降其庭樹有鳩巢其廬

孔叢子曰邯鄲人正旦獻鳩於趙簡子厚賞之客曰正旦放鳩厚恩也得賞蒞捕之不如勿賞簡子曰善

搜神記曰長安有張氏者書獨處空室有鳩自外人止乎

床張氏惡之披懷而祝之曰鳩今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福耶來人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而得一金帶鈎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有為必偶資財萬倍蜀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鈎以與蜀客張氏既失鈎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己利或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賫鈎以反張氏復昌

故關西稱張氏鈎

說苑曰梟逢鳩鳩曰子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之梟曰鄉人惡吾鳴鳩曰子改鳴則不能改鳴東徙猶惡子聲。論衡曰夫令鳩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

廣雅曰良皇鳩也骨鵠鵠鳩也役鳩蔡鳩辟臯浮鵠鳩也琴操曰舜耕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哺食益



以感思乃作歌  
 地理志曰滎陽有井漢王避項羽於中雙鳩飛集井上羽  
 以為無人故沛公得免因以為名故漢世正旦放鳩為此  
 也  
 焦贛易林無妄之明夷曰千雀萬鳩與鶴為仇威勢不敵  
 雖眾無益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景毅為益州太守鳩巢於廳事鵲卵  
 孕育  
 阮籍鳩賦序曰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為狗  
 所殺故為作賦  
 傅咸鳩賦序曰余舍下種楸蔚然成林閑居無為有時遊  
 之顧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而馴擾偶出之  
 籠無何失之其後時時一來飛翔低徊似有戀焉故聊為

之賦○摯虞槐賦曰春栖教農童鳩  
 孫氏瑞應圖曰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  
 新失舊則至  
 崔豹古今注曰平帝元始二年濟南鳩生白子育白雛  
 吳錄曰赤烏十二年八月白鳩見章安  
 魏略曰文帝欲授禪郡國奏白鳩十九見  
 張升白鳩頌序曰陳留郡有白鳩出於郡界太守命門下  
 賦曹爽張升作白鳩頌曰厥名梟鳩貌甚雍容丹青綠目  
 耳象重重  
 會稽典錄曰皮延字叔然會稽山陰人養母至孝居喪有  
 白鳩巢廬側遂以終喪  
 又曰鄧弘遷臨淮太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廬側  
 弘舉為孝廉朝廷稱白鳩郎



晉錄曰大始八年白鳩二集太廟南門左  
左九嬪白鳩賦序曰大始八年鳩巢於廟闕而孕白鳩一  
雙毛色甚鮮晉金行之應也

晉太康起居注曰白鳩見華林令孫邵以聞  
廣州先賢傳曰頓琦字孝異蒼梧人至孝母喪琦獨身立  
墳歷年乃成居喪踰制感物通靈白鳩栖息廬側見人輒  
去見琦而留

又曰沛國戴文謀居陽城山有神降焉其妻疑是妖魅神  
已知之便去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從有雲覆之遂不見  
南史曰姚察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  
于戶上

方言曰鷓鴣自關而東周鄭之郊韓魏之都謂之卽畢其  
役鳩謂之辟畢其關西秦漢之間謂之鷓鴣郭璞注其大

者謂之頌音鳩鳩其小者謂之役鳩今制或謂之鷓鴣音鳩或

謂之雞鳩或謂之鷓鴣梁宋之間謂之佳鳩傳曰鳩鳩氏

司空者也謂之鷓鴣毛詩義疏曰今江南鳥大如鳩而黃啼鳴相呼而不同集

謂金鳥或云黃常為鳩聲轉故名移也又云鳩鳩一名爽

鳩又云是鷓音鳩周禮夏官止羅氏曰仲春羅鳥獻鳩以養老因行羽物鄭

曰春鷹為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官以養老助生氣也爾雅曰鳩鳩郭璞注曰今之布穀江東呼獲穀方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之月縣道皆案吏民年始七十者  
授之以玉杖鋪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九  
尺端以鳩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愛民  
也



魏書曰鳥九俗耕種常以穀鳥為候

淮南子曰孟夏之月以熟穀米熟亦雄鳩長鳴為帝侯歲

風俗通曰俗說高祖與項羽戰敗於京索遁縶薄中羽追

求之時鳩正鳴其上追者以鳥在無人遂得脫後及即位

異此鳥故作鳩杖以賜老者案少皞五鳩鳩民者聚民也

周禮羅氏獻鳩養老漢無羅氏故作鳩杖以扶老

楚辭曰進鳩鳩之耿耿兮耿耿小謹分分而蔽之言欲如

又曰鳴鳩棲於桑榆言鳩鳩於桑榆之

馮劭通與任武達書曰婦口如布穀

孫卿子曰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

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子死勿破巢非不宇也而繫者然

南方草物狀曰番鳩生海邊土穴中里民常以臘月正月  
捕食味如蟹得過十餘不可復食合浦交趾九真有之

左傳曰郊子云少皞鷩以鳥名官青鳥氏司啓者也杜預

爾雅曰鷩鷩也郭璞注曰今鷩雀也雉為舍人

說文曰鷩鷩也從鳥戶聲

春秋考異郵曰水滅火故蚩蚩宋均注曰鷩柔良

春秋連斗樞曰機星散為鷩德義少殘百家則鷩無頭

易通卦驗曰立春雨水鷩鷩鳴鄭玄云鷩

廣志曰鷩常晨鳴如雞道路買車以為行節出西方

莊子曰窮駿之北有鳥焉其名曰鷩翼若垂天之雲搏扶

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斥鷩笑之曰我騰躍上不過數仞



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又曰載鸚以車馬樂鸚以鍾鼓

國語曰晉平公射鸚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叔向聞  
之夕公告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鸚於徒林  
殪之以大甲以封于晉今君射鸚鸚不死搏而不得是揚  
君恥也勿令遠聞公恹恹顏乃趣舍之注賈逵解曰徒林  
園中地也言唐叔

有才藝  
封於晉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雉生鸚

車凌別傳曰鸚雀不能乘激風以飛

鸚鳴

方言曰周魏宋楚之間謂鸚鳴或謂之獨春自關而東謂  
之城旦或謂之倒懸或謂之鳴自關而西秦隴之內謂之  
鸚鳴郭璞注曰鳥似鸚五色各無毛赤裡晝衣  
鳴獨春好俯仰也倒懸好似倒懸於樹也

廣志曰侃旦冬毛希夏毛盛

禮記日月令曰仲冬之月鸚鳴不鳴鄭玄曰易且  
求且之鳥

又曰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思之盍旦夜鳴求  
且之鳥也

易通卦驗曰冬至曷旦不鳴也鄭玄曰隨應尋至  
入穴寒徵也

說文曰鸚司日也

鹽鐵論大夫曰鸚鳴夜鳴無益於明

周書時訓曰大雪之日鸚鳴不鳴鸚鳴猶鳴國多訛言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一







詩曰鸛鸛循莊姜送歸妾也鸛鸛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鸛鸛于飛下上其音

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玄鳥乙鳥也春分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與之祈于郊禱而爾雅曰鸛鸛乙也注云齊曰鸛梁曰乙

史記曰帝嚳少妃有娥氏嵩晉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祠于高媒有玄鳥遺卵簡狄吞之生契

又曰陳勝輟耕歎曰鸛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又曰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塢為官上徵榮詣中尉府郵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鸛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漢書名臣奏曰丞相薛宣對曰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翱翔殿上此陛下永與天無極天下幸甚

又曰成帝和平二年秋大水有鸛生雀

又曰王莽開哀帝母丁姬冢有鸛數千銜土投其穿中

魏志曰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祖饒之賓客並會白起取鸛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輅覆射卦成輅曰舍氣須變依于宇堂雄雌以分翅未舒張吐鸛卵也

晉中興書曰中原喪亂鄉人遂共推郗鑒為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魯國嶧山山有重險百姓飢饉野無生草時或掘野鼠蟄鸛而食之

晉書載記曰慕容儁時鸛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頂上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稱鸛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冕章甫之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



以御四海者也。雋覽之大悅。南史曰：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所住，尸有鸞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腳為誌。後歲此鸞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間，又表於臺。

崔鴻北錄曰：昔魯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澶洲，見仲尼及七十子遊于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鸞數萬，銜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訖而齊寇至，攻魯不克而還。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冑生蟻，風鸞雀處帷幄。淮南子曰：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春分之後，蝦蟇鳴，鸞降而達路，除道之後。

又曰：大厦成，而鸞雀相賀。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令鸞往視之，鳴若謚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高誘注曰：發而視之，鸞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曰：鸞往飛，實始為北音。北國之音也。

宣驗記曰：程德度武昌人，昔在潯陽，夜見屋裏自明，先有鸞窠，忽有小兒，長尺餘，潔白，從窠出，至床前，曰：却後三年，當得長生之道，尋闔而滅，甚祕密之。

又曰：沛國周氏有三子，瘖並不能言，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可還內，思過，既異其言，知非常。



人良久云都不憶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人肉食頃  
出日記小兒時當床有鷺巢中有三子母還哺之輒出取  
食屋下舉手得及指內巢中鷺子亦出口承受乃取三莢  
藜各與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恒自悔責客變  
為道人之容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便聞其兒言語周  
正即不見道人 北齊書  
廣雅曰玄鳥鷺也 玄鳥鷺  
說文曰鷺玄鳥也布翅岐尾象形也齊魯謂之鷺作巢避  
戊己 齊魯  
論衡曰鷺鳥也形似非氣也安得生人且鷺之長不過五  
寸安能成七尺之形乎契母適欲懷妊遭吞鷺卵好奇因  
以為其生耳  
楊子法言曰朱鳥翺翺歸其肆矣 侯苞注曰朱鳥鷺  
別名四海肆也

博物志曰人食鷺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  
又曰鷺戊己日不銜泥塗巢此非才智自然得之  
吳地記曰春申君都吳宮因加巧飾春申死吏照鷺窟失  
火遂焚 吳地記  
越絕書曰吳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百二十六步秦始  
皇十二年守宮者照鷺失火燒之  
蘇州塚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玄字義真好黃老故老  
相傳泰性仁恕德感禽獸初葬之日有羣鷺數千銜土於  
塚上今塚猶高大與他有異村鄉歲時迄今祭祀  
茅君內傳曰句曲山有神芝五種弟三名鷺貽芝其色紫  
形如葵藿葉上有鷺象如欲飛狀光明洞澈食一株拜為  
太清龍虎仙君  
崔豹古今注曰鷺一名天女一名鷺鳥



廣州志曰鸞有三種乳於巖崖者為土鸞

湘中記曰零陵有石鸞形似得雷風則飛鵠頗如真鸞  
談藪曰王景素嘗與劉璉同在小齋有鸞集承塵飛鳴相  
追景素曰萬物各有性靈而獨賤於鱗羽乎若斯鳥也遊  
則參於雲煙之上止則隱於林木之下飢則啄渴則飲形  
體無累乎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  
九章筭術曰五雀六鸞飛集于衡適平一雀一鸞飛而易  
處則雀重而鸞輕  
宋元嘉起居注曰元年七月有白鸞集於齊郡遊翔庭宇  
經九月乃去衆鸞翼隨恒有數千  
陳書曰高士馬樞目常黃能視閭中物有白鸞一雙巢其  
庭樹馴狎欄廡時止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

抱朴子曰千歲鸞戶向北其色白而尾屈陰乾之服一頭  
得五百歲此肉芝也

京房易占曰由見白鸞其君且得貴女今俗名鸞為天女也

續異記曰孫氏妻見一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中夜

聞戶外歌曰昔填夏家冢輦泥頭欲禿今寄黃氏居非意

傷我日尋覓巢中得一白鸞左日傷

宣城記曰侍中紀昌睦初生有白鸞一雙出巢既表素質

官途亦通

京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鸞遊酒泉郡黑鸞列從

王威別傳曰時有白鸞來翔被令為賦

田依子曰少昊氏之時赤鸞一銜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

遺其丹書



雀

春秋暹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雀齊民要術云雀是凡鳥  
禮記月令曰季秋鴻鴈來賓雀入大水化為蛤。又內則  
曰雀晏蛸范鄭注。又三年問曰凡生天地之間血氣  
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失喪其正至於鶯雀猶有喞噍之  
頃焉然後乃能去之

詩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春秋外傳趙簡子曰雀入淮而為蛤

韓詩外傳曰夫鳳皇之初起也遙遙千里藩籬之雀嗉啾  
而笑之及其升少陽一詘一信輾羽雲開藩籬之雀超然  
自知不及遠矣

易通卦驗曰立夏雀子飛

史記曰趙武成王自號主父廢長子章而傳國於公子何

主父遊沙丘公子章作亂與何戰敗章趨主父開受之何  
遂圍主父主父飢探雀鷺而食之日餘遂餓死沙丘

范曄後漢書曰楊山守襄侯蜀郡人少習易為文學掾時

有大雀夜集庫門上太守廉范以問山對曰此占郡內當

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

宋書曰蕭思話在貴州嘗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

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俄而被

繫北史曰後魏河南王曜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

歎焉又曰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古者咸言富

貴之徵因名相貴後以為字

唐書曰開元二十二年秋八月甲申幽州長史張守珪榆



關界內野蚘食田稼曼延入平州俄頃有群雀來食此  
重一日食盡平州稼穡無有傷者

莊子曰一雀遇羿必得之或日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  
所逃是故殷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以五羊之皮籠百里

奚奚曰外傳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捍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

戰國策曰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  
奮翼自以為無患不知天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握丸以加

其頸也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探雀鷺鷺弱反之晏子再拜賀曰吾  
君有聖人之道矣君探鷺而弱故反之是長幼也禽獸若

此而況人乎此聖人之道也家語曰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家語曰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

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

黃口者得孔子顧語弟子曰君子慎所從○孔叅子曰邯

鄲民以正月且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采王大悅申叔告

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月且放之呂氏春秋曰鷺雀爭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啣啣焉相

樂自以為安矣突決上焚棟宇鷺雀顏色不變是何也不

知禍之將及為人臣免鷺雀之智者寡矣

陳留者舊傳曰圍人魏尚高帝時為大史有罪繫治獄有

萬頭雀集獄棘樹上拊翼而鳴尚占曰雀爵命之祥其鳴  
即即復也我其復故官也有頃詔還故官說文曰雀依人小鳥也

太玄經曰明珠彈雀費不當也風俗通曰中平中懷陵上有雀萬餘亂關殺頭縣著樹也



郭璞洞林曰丞相府有將鸚鵡雀飛集其背上駢之去復來如此再三令璞占之此晉王即祚之漸也

崔豹古今注曰雀一名嘉賓言栖宿人家狀如賓客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口來吐五色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墳

異苑曰上虞孫家奚奴多諸方術向空長嘯則羣雀來萃

夜吮蚊蚋悉死於側

又曰任城魏肇之初生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為封爵之

祥○益部耆舊傳曰楊宜為河西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

樹上宜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

有覆車粟

張顯析言曰萬雀不及一鳳皇眾星不如一明月

沙州記曰寒嶺去太陽州三十里便有雀鼠同穴雀亦如

家雀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瓦無尾

舞雀

述異記曰周成王元年具多國人獻舞雀周公命返之

神雀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仙藥有昆丘神雀

漢書曰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雀集雍今春五色

鳥以萬數飛屬縣翱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

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其為令

東觀漢記曰永安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色翔集京師奉

觴上壽令賈逵作神雀頌

崔豹古今注曰孝哀帝太初三年泰時殿有雀五色頭冠

長寸餘始到時鳥環其旁也

隋書曰開皇十六年有神雀降於含章闈高祖召百官賜



醜告以此瑞許善心於座請紙筆製神雀頌奏之高祖甚  
悅曰我見神雀共皇后觀之今日召公等人適述此事善  
心於座始知即能成頌文不加點筆不停毫常聞此言今  
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赤雀

春秋孔演圖曰鳥化為書孔子奉以告天赤雀集書上化  
為黃玉刻曰孔提命作法為制赤雀集將受命制

尚書中候曰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前

謝承後漢書曰琅琊董仲為不其令赤雀乳廳事前桑上  
民為作歌頌

吳錄曰景帝永安六年赤雀見於豫章

北齊書曰大保元年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

唐書曰武德中赤雀巢於殿門宴五品以上頌者十餘人

極歡而罷高祖大皇帝王

抱朴子曰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室而合石之中

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以問仲尼曰吳王問

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視之

曰此乃靈寶方長生之法禹所服之禹將仙化封之名山

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孫氏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作應天時則銜書來

遁甲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赤雀主

精也白雀主銜鐵券陰精

也不來則國主無後嗣也

白雀

尚書中候曰維天降紀秦伯出狩至于咸陽天振大雷有  
火下化為白雀銜籙集于公車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奉己約儉臺榭不侈尊事者老則白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一

九

何真



雀見

典略曰秦伯出獵於咸陽大雷有火流下化為白雀銜丹書集于公車書曰秦伯霸世

魏略曰文帝欲授禪白雀十九見

吳志曰華嚴上孫皓表曰明珠既覲白雀繼見

燕書曰愍帝時有異雀素質綠頭集于端門東樹棲翔二

旬而去夏四月以異雀故大赦名東園為白雀園

涼州記曰呂光大安三年白雀巢陽川令郭敏室

燉煌實錄曰侯瑾字子瑜解鳥語嘗出門見白雀與羣雀

同行慨然歎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

北齊書曰臨漳縣令裴鑿蒞官清苦致白雀之瑞樊遜上

清德頌十首

唐書曰初高祖於太原斬王威有白雀飛入高祖之懷

又曰武德九年江州都督太子衛副率侯君集於納義門獻白雀一

又曰開元十三年兗州奏白雀見景戌上謂宰臣曰往昔

史官唯記災異將令王者懼而循德故春秋不書祥瑞唯

記有年聖人之意明矣勅天下諸州府不得更奏祥瑞

南越志曰魯城縣多白雀大如鳩素質疑映

先賢傳曰周不疑曹公欲以為議郎不就時有白雀瑞不

疑已作頌授紙筆立令復作操奇異之

羅含傳曰含在家中時有白雀集堂宇此德行幽感所致

豫章舊志曰太守孔竺臨郡三月白雀出南昌太守夏侯

嵩臨郡六年白雀見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

黃雀見土精



春秋考異郵曰黃帝將起有黃雀赤頭占曰黃者土精赤者火榮雀者賞萌余當立

古詩曰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

說苑曰吳王欲伐荆有諫者死舍人少孺子欲諫不敢即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三日王曰子何來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黃雀延頸欲啄螳螂不知彈丸在其下臣挾彈欲取黃雀不知露霑衣如此皆務欲得於前不顧於後患吳王乃罷

漢武故事曰拜孫卿為郎持節候神自大室至於東萊云見一人長五丈自稱巨公牽黃犬持黃雀欲謁天子因忽不見

續齊諧曰弘農楊寶字文淵後漢名士也年九歲時至華

陰北見一黃雀為鷓鴣所搏墜于樹下為螻蟻所困寶見之愍然命左右取之歸致巾箱中養之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暮還後忽與群雀俱來哀鳴繞堂數日乃去及夕三更寶讀書未闕有黃衣童子向寶拜曰我王母使臣昔使蓬萊不慎為鷓鴣所搏君仁愛拯救實感德濟今當受使南海不得奉侍極以悲傷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且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於此遂絕寶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名公為東京盛族

表山松後漢書曰陳奩字叔明陳留人學尚書躬自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奩翱翔

因以為名風俗記曰六月東南長風俗名黃雀風時海魚化為黃雀

異苑曰永康王曠家井上有一浣衣石時時見有赤氣後



有二胡人寄居忽求買石未及受錢曠子婦孫氏觀二黃雀鬪於石上疾往取之變成黃金

蕭廣濟孝子傳曰王祥後母病欲得黃雀炙祥思念卒難致須臾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

臨海異物志曰黃雀魚常以八月化為黃雀到十月入海為魚

廣志曰黃雀體純脂江夏竟陵常獻給大官

禮記曲禮曰前有水則載青雀鄭玄注載舉於旌首以驚衆青雀水鳥也

劉楨詩曰翩翩野青雀栖窠茨棘蕃朝拾平田粒夕飲曲池泉猥出蔚萊中乃至丹丘邊

司馬彪與山巨源詩曰翩翩野青雀受性孤且微昔生三河側鼓翼帝王畿

麋元詩曰青雀西飛別鵠東翔

大雀

廣志曰安息大雀鴈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外如瓮

東觀漢記曰永祚元年安息王獻條枝大雀曹大家集兄超為西域都護獻大雀詔大家作頌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二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三  
齊大業飛鳳賦  
西楚勝類大奇  
隋書曰文帝嘗宴達頭可汗使者於武德殿有鴿鳴於梁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三

羽族部十

鴿

鸚鵡

倉庚

戴勝

百舌

伯勞

斲木

鴉鵂

鴉

鴉

鴉

鴉

鴉

鴉

說文曰鴿鳩屬也

後魏書曰崔光曾於門下省晝讀經有鴿飛集膝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久之乃去道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梁書曰侯景圍臺城軍士煮弩燻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羣聚至是殲焉



上上命崔彭射之既發而中止大悅賜錢壹萬  
又曰楊素見赤鴿映棘高二尺  
越絕書曰蜀有花鴿狀如春花  
戴祚西征記曰祚至雍丘始見鴿大小如鳩色似鸚鵡戲  
時兩兩相對

鸚鵡

周禮曰鸚鵡不踰濟鄭司農注云不踰濟無妨中國有也地氣然也

禮稽命徵曰孔子謂子夏曰羣鴿至非中國之禽也

左傳曰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

世童謠有之師己魯大夫也鸚鵡之鴿之公出辱之鸚鵡之羽公在

外野往饋之馬鸚鵡株株公在乾侯株株跳行貌徵褰與禱褰

也鸚鵡之巢遠哉遥遥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

父定公代鸚鵡鸚鵡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故喪勞也宋

立以驕鸚鵡鸚鵡往歌來哭也死還哭也童謠有是今

鸚鵡來巢其將及乎

公羊傳曰有鸚鵡來巢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

禽也何休注曰鸚鵡猶欲此

春秋考異郵曰鸚鵡者飛行屬於陽夷狄之鳥穴居於陰

異苑曰五月五日剪鸚鵡舌令學人語

山海經曰衡山多青腹及鸚鵡

晉書曰鎮西將軍謝尚字仁祖善鸚鵡舞

幽明錄曰晉司空桓谿在荆有參軍剪五月五日鸚鵡舌

教令學語遂無所不名嶺參軍善彈琵琶鸚鵡每立聽移

時又善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不

絕似有生艷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內頭於瓮中以效焉

遂與鸚鵡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鸚鵡前盜物參軍如廁鸚

鵡伺無人密白主典人盜如干種一二條列銜之而未發



後盜牛肉鸚鵡復自參軍以汝云盜肉應有驗鸚鵡曰以  
新荷裹着屏風後檢之果獲痛加治而盜者患之以熱湯  
灌殺參軍為之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司空言  
曰原殺鸚鵡之痛誠合治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於法令  
止五歲刑也

淮南萬畢術曰寒臯斷舌可使語取寒臯斷其舌即語矣寒臯一名鸚鵡  
唐書曰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  
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玦數日加大夫

荆楚歲時記曰五月鸚鵡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  
以教其語謂之花鵲

倉庚

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

毛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

又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又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

又曰綿綿黃鳥止于丘阿

又曰睍睍黃鳥載好其音

又曰黃鳥哀三良也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

息詩義疏曰黃麗留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鷺或謂之

黃鳥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鷺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

搏黍西謂之黃鳥常以樵熟時來在桑間此乃應節趣

時之鳥或謂之黃袍

爾雅曰倉庚商庚即鷺黃也又曰皇黃鳥郭璞

呼黃離留亦名搏黍

韓詩曰簡簡黃鳥載好其音



說文曰離黃倉庚也鳴即蠶生也

戴勝

禮記曰季春之月戴勝降于桑鄭玄曰蠶將生之候也戴勝起織之鳥是時恒在桑

言降若時始自天來故重之

爾雅曰鷓彼及鷓皮反戴勝鷓也郭璞曰鷓即頭上勝也亦呼為戴勝鷓鷓者猶

今鷓鷓語聲轉耳

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絰降說辭曰戴絰之為言戴勝也

陽銜表以期達蠶珥絲在四月故孟夏載絰出以任氣成

天津也故載絰出蠶期起維而載之明趣時急也銜天表候以于期已至唯蠶是務珥吐也

孝經援神契曰戴勝下蠶始生

魏志曰戴鷓鳥巢張珥門陰告門人曰夫戴鷓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旬日而卒

揚雄方言曰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鳩鳩謂之鷓鷓自

關而東謂之戴絰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戴南南猶絰也或

謂之紡澤或謂之輻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鷓音或

郭璞注爾雅曰尸鳩布穀非戴勝也爾雅紡在戴絰下然曰案尔王鳥名尔方言依此義又失之廣雅同也

尾

詩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桑扈竊脂也賤云竊脂肉食今無肉白場啄粟失其性也不能

治以自

又曰交交桑扈有鷓其羽詩義疏曰或說有鷓其羽言雖小鳥其鷓然有文章

左傳曰郊子云少皞摯以鳥名官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

淫者也杜預注云扈止也止民使不淫

爾雅曰春扈鷓扶云鷓勅倫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

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嗜嗜子夜宵扈嘖嘖郭璞注

皆因其毛色音聲以名也捷為舍人曰頌鷓主五土宜穀種樹也竊玄黑色趨民芸苗竊扈色青趨民收斂竊黃色

太平御覽

卷九百一十三

四

通



黃越民益藏竊丹色赤為民驅鳥行屨畫行鳴宵  
屨夜行鳴皆隨四時同依諸屨為節候也噴音責  
山海經曰岨山鳥焉如鴨赤身白首其名竊脂郭璞注曰  
為竊脂疑

又曰上申之山鳥多當屨狀如雉以翽飛食之不眴目音上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屨不啄粟非廉也

左思齊都賦曰四屨推移春秋冬夏四時鳥也

百舌

禮記曰仲夏之月反舌無聲鄭玄注曰反舌百舌也

又曰郊子曰少皞鳥師而鳥名祝鳩氏司徒者也杜預注鳩故為司徒主

春秋保乾圖曰江充之害太子交啄反舌鳥入殿宋均注

反舌百舌鳥

風土記曰祝鳩反舌也鄭注禮記云反舌百舌鳥麋信難

曰案緯書反舌蝦蟇也昔於長安與諸生共至城北水中

取蝦蟇剥視之其舌反成向此則鄭君得毋過乎喬夙答

曰蝦蟇五月中始得水當聒人耳何云無聲是知蝦蟇非

反舌鳥

易通卦驗曰反舌鳥乃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

周書曰芒種之日又五日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孔子明鏡曰國臣謀反有反舌鳥入宮

淮南子曰人有多言猶百舌之聲

後魏書曰汝陰王天錫之孫慶和為東豫州刺史舉城降

梁梁武以為北道總督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

梁武責之曰舌同百鳥瞻若巖鼠遂徙合浦

郭惜百舌鳥詩曰百舌鳴高樹弄音無常則借問聲何煩



未俗不尚嘿

伯勞

禮曰仲夏之月鵙始鳴鄭云鵙伯勞蔡邕章句鵙伯勞

左傳曰郊子云少皞時伯趙氏司至者也杜預注曰伯趙

冬至○詩曰七月鳴鵙鄭玄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鳴

爾雅曰鵙伯勞也郭璞注曰似鵙而大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鵙則鳴鵙者伯鵙也鳴者相命也

廣雅曰伯趙鵙也

易通卦驗曰夏至小暑伯勞鳴

孟子曰南蠻鵙舌博勞也

淮南萬畢術曰伯勞使蛇蜿蟬乃天使然也

又曰伯勞守金人不敢取取伯勞血以塗金人不敢取

東方朔別傳朔與弟子偕行渴令弟子扣道邊家求飲不

知姓名主人開門不與須臾見伯勞飛集主人門宇李樹上朔謂弟子曰此主人姓李名伯當尔但呼李伯當果有李伯當應之即入取飲

陳思王植貪惡鳥論曰國人以伯勞鳥獻諸庭者侍臣謂

曰世同惡伯勞之鳴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鵙始鳴詩云

七月鳴鵙七月夏之五月鵙則博勞也昔尹吉甫信後妻

之讒而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

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異鳥鳴於桑其聲

噉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拊翼其聲尤切吉甫

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勞乎是吾子栖吾與非吾子飛

勿居言未卒鳥尋聲而栖其蓋歸入門集于井幹之上向

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

惡伯勞鳴言所鳴之家必有禍也好事附名爲之說令俗

大正御覽 卷九十一 木



人惡之其實否也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為仁養陰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屈原曰鳴鳩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其聲鴟鴞故以音名也

晉書曰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苻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殺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誰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

周書時訓曰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鳴始鳴鴟不鳴號令壅逼○兵書曰軍行卒見伯勞鳴軍前後賊來圍吾軍伯勞鳴軍中軍分散有所配屬

京房易妖占曰伯勞聚邑中歲大水伯勞鳴軍中師分而水且至鳴於君之宮凶  
夢書曰伯勞為憂口舌聲可惡也夢見伯勞憂口舌也

斲木

爾雅曰鴛斲木也郭璞注曰斲木蟲因名今斲木

臨海異物志曰啄木大如雀喙足皆青毛色正青翠鳥類也凡啄木異種舌長二寸抄有刺針

裴諧集左氏詩曰南山有鳥自名啄木飢則緣樹暮則巢宿無于於人惟志所欲此蓋禽獸性清者榮性濁者辱

闕中名士傳曰薛令之唐開元中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時東宮官冷落久次難進令之題詩云明月夜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縮羹稀筋易

筆酬之曰啄木背距長鳳凰毛羽短既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投簪謝為徒步東還

鴉鵂



爾雅曰鴝鵒剖葦郭璞注曰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之鴝音刁

又曰桃蟲鴝其鳴鴝注云鴝鴝桃雀俗呼為巧好婦

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惟鳥注桃蟲鴝鴝是也故爾雅曰

桃蠱鴝也微小黃雀其雛化為雕故俗語曰鴝鴝生雕雀

易林亦謂桃蟲生雕或云布穀生子鴝鴝養之

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女匠今亦名巧婦自江東呼希母

關而西謂之鴝鴝爾雅云鴝鴝鴝鴝自關而西謂之桑飛

或謂之蔑雀

莊子曰鴝鴝巢深林不過一枝

說苑曰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不見用客反見孟嘗君

曰不知臣罪耶君之過也孟嘗君曰縷因針而入不因針

而急夫子之才必薄矣客曰不然臣見鴝鴝巢於葦之苕

鴻毛著之隙危建之工女不能為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

若折刃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

晉書曰張華素孤貧為鴝鴝賦成阮籍見之曰王佐之才

也山是聲名始著

音攜一

爾雅曰鴝周也郭璞注曰鴝鳥係炎為鴝別名風土記亦云是赤口鴝也

蜀王本紀曰望帝使臣鸞靈治水去後望帝與其妻通慙

愧且以德薄不及鸞靈乃委國授之去望帝去時子鴝鳴

故蜀人悲子鴝鳴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從天墮

臨海異物志曰鴝鴝一名田鴝春三月鳴晝夜不止音聲

自呼俗言取母血塗其口兩邊皆赤上天自言乞恩至當

陸子熟鳴乃得止耳

呂氏春秋曰伊尹說云肉之美者鴝燕鷺之翠高誘注鳥名翠疎

吳苑曰杜鵑始陽相推而鳴先發聲者便吐血死昔有人



山行見一羣寂然即聊學其聲便嘔血死

爾雅曰鷓鴣冠雉郭義注曰鷓鴣似雌雉鼠脚無後

莊子曰青鷓愛子忘親司馬彪注曰鷓鴣鳥也

唐書曰高宗時突厥犯塞初突厥之未叛也有鳴鷓群飛

入塞相繼蔽野邊人相驚曰此鳥一名突厥雀南飛突厥

犯塞之候也及是春還復北飛至靈夏之北悉墮地而死

視之則無頭矣裴行儉問於右史苗神容曰鳥獸之祥乃

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雖最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

凶兆於彼禍福應於此聖王受命龍鳳為嘉瑞者和氣同

也故漢高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將死

夷羊在牧殷紂以滅鸛鵒來巢魯昭出奔鼠舞端門燕刺

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敗是故君子度恭寅畏動必思義

雖在幽獨如承大事知明神之照臨懼患難之及己也雉  
升鼎耳殷宗側身以修德鵬止坐隅賈生作賦以敘命卒  
以無患者德勝祥也

鴉

毛詩曰鴟鴞周公救亂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詩義疏曰鴟鴞似黃雀而小啄刺如錐取茅為巢以麻紮

之如刺紮靴懸著樹或一房或二房幽州謂之鴟鴞或曰

女匠關東謂之工雀關西謂之蔑雀或謂巧婦

爾雅曰鴟鴞鸛鴞

鴟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鴟

莊子曰鴟得腐鼠鵙鵙過之仰而視之

又曰鴟嗜鼠之鳥也



淮南子曰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博  
於其上遊俠相隨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飛鳶墮腐鼠而  
中遊俠遊俠相與語曰虞氏富人矣常有輕人之志乃辱  
我以腐鼠其夜乃殺虞氏大滅其家此謂類而非也  
淮南萬畢術曰鷓鴣令鷄自伏取鷓鴣腦以塗雞自  
即伏不能起也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市有舞鷓  
鹽鐵論曰秦山之鷓鴣腐鼠於窮澤非有害於人也今有  
同盜主財而食之焉得若秦山之鷓乎  
後魏書曰孝武卽位蠕蠕諸藩並遣使朝貢帝臨軒宴之  
有鷓鴣飛鳴於殿前帝素知竇熾善射因欲矜示遠人乃  
給熾御箭兩隻命射鷓鴣應弦而落諸蕃人咸歎異焉帝大  
悅  
列仙傳曰李仲甫夜卧床上或爲鷓鴣鳥時架上後至沓縣

巨山十候北風當飛度南海山上有羅鷹者羅得鷓視之  
仲甫也後留更三年自云往崑崙去

茅鷓

爾雅曰狂茅鷓

郭璞注曰鷓鴣也似鷹而  
白孫炎曰大目鷓鴣也

廣雅曰盧休茅鷓鳩也

左傳曰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

誦茅鷓

茅鷓逸詩  
刺不窮亦不知

鷓

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鳶鳥則  
揚風也

毛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

布翅

爾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

布翅

漢書曰成帝河平元年太山有鳶焚其巢子墮地黑色

東觀漢記曰馬援擊交阯下潦上霧毒氣上蒸仰視鳥鳶



踣踣丁兼墮水中

梁書曰永安侯蕭確字仲正少好弓馬人有笑者確謂之曰吾當為國家破賊故預習之每臨陣對敵意氣安祥帶甲據鞍自朝至夕馳驟往返不以為勞侯景愛之恒在左右常從景出獵見飛鳶景衆射之莫能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自是王偉忌之

隋書曰崔彭善射達頭可汗遣使於上曰請得崔將軍一與相見上曰此必善射聞於虜庭所以來請耳遂遣之及至匈奴中可汗召善射者數十人因擲肉於野以集飛鳶遣其善射者射之多不中復請彭射之連發數矢皆應弦而落突厥相頡莫不歎服可汗留彭不遣百餘日上賂以繒綵然後得歸○又曰長孫晟引啓民可汗歸附賜射於武安殿選善射者十二人分為兩列啓民曰臣出長孫大使

得見天子今日賜射願入其列許之給晟箭六隻發皆入鹿啓民列竟勝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為我取之十發俱中應丸而落是日百官獲資晟獨居多  
博物志曰漢舊事綦國送鳶卵給太官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永和九年吳郡獻白鳶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  
卷第九百二十三  
七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四 論言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漢書曰獻帝興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鸚鵡三詔曰往者益  
 州獻鸚鵡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此鳥無益有  
 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國令歸本土  
 江表傳曰孫權曾大會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諸

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四

羽族部十一

鸚鵡

白鸚鵡

赤鸚鵡

五色鸚鵡

孔雀

翡翠

鸚鵡

白鸚

鸚

鸚

鶻

萬春鳥

舍利鳥

兵曹鳥

巢衣鳥

鸚鵡

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

漢書曰獻帝興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鸚鵡三詔曰往者益  
 州獻鸚鵡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此鳥無益有  
 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國令歸本土  
 江表傳曰孫權曾大會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諸



葛恪對曰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名戲之  
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索白頭  
母恪曰鳥名鸚鵡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鵡父也昭不  
能荅  
山海經曰黃山有鳥焉其狀如鸚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  
曰鸚鵡郭璞曰鸚鵡舌似兒扶南徼外有  
色如赤有純赤者大如鴈也  
又曰鸚鵡慧鳥栖林啄藥四指中分石則啄地  
淮南子曰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言是得其所言不得所  
以言

說文曰鸚鵡能言鳥也

文士傳曰黃祖世子射賓客大會有獻鸚鵡鳥射舉卮酒  
於禰衡曰願先生爲之賦事具賦門

成公綏鸚鵡賦曰小鳥以其能言解意故育以金籠昇之

堂殿然未得鳥之性

張華鷓鴣賦曰鸚鵡慧而入籠

傅咸荅李斌書曰吾作左丞未幾而以吾爲京兆雖心知  
此爲不合然起家親鄉里自願使欲從耳時足下問吾當  
去否吾荅鸚鵡于言阿安樂今到阿安樂何爲不去

宣驗記曰有鸚鵡飛集山中禽獸輒相愛重鸚鵡不可久  
也便去後月中大火鸚鵡遙見便入水沾羽飛而洒之  
天神言汝雖有志何足云也鸚鵡曰猶知不能然嘗僑是  
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卽爲滅火  
南方異物志曰鸚鵡鳥有三種一種青大如烏曰一種大  
如鴉鳥一種五色大如青而小於白者交州以南盡有之  
白及五色出杜薄州凡鳥四指三向前一向後此鳥兩指  
向前兩指向後異於凡鳥也行則以口啄地然後足從之



又曰廣管雷羅春勤等州多鸚鵡野者翠毛丹背可效人  
言但稍小不及隴山者每群飛皆數百隻山果熟者過之  
立盡南中云養之切忌以手捫摸其背犯者即不飲下啄  
病而卒余寓番禺曾遊新會縣過安南歡好使麴將軍名  
美見代爲見養一鸚鵡背尾有深淺翠毛臆前淡紫嫩紅  
交趾使也閒出兩腋別垂黃毛翅尾甚奇

雲南行記曰瞿箏館磴道崎危又過兩重高山上下各十  
四五里山頂平四望無人煙多鸚鵡

又曰新安城路多緞山盡是松林其上多鸚鵡飛鳴

周官夢昔鸚鵡爲仁人居宅也夢見鸚鵡是亡人也其在  
堂上憂豪賢也

### 白鸚鵡

竺法真登羅浮山記曰山中有純白鸚鵡

異苑曰張華字茂先有一白鸚鵡華每行還鳥輒說僮使  
善惡後寂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臧衾中何由得知公後  
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出戶公猶強之至庭  
爲鸚鵡所撿教其啄鸚鵡脚僅而獲免

南史曰婆皇國宋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

又曰婆利國梁普通三年其王頻伽遣使珠智獻白鸚鵡  
隋書曰杜正玄幼聰敏博涉多通開皇末舉秀才會林邑  
獻白鸚鵡僕射楊素促召正玄使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  
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

又曰獨孤師受蕃客鸚鵡帝察知遂斬之

唐書曰貞觀中隋涇國王察失利多婆末那遣使獻白鸚  
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垂與翅齊并五色鸚鵡各  
一○明皇雜錄曰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



頗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性既馴擾常假其飲啄飛鳴然亦不離屏帷閒上令以近代詞臣詩篇授之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一鼓舞以亂其行列或啄嬪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錯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爲鷺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貴妃授以多心經記誦頗精熱日夜不息若懼禍雖有所禳者上與貴妃出於別殿貴妃致雪衣娘於步輦竿上與之同去既至上命從官校獵於殿下鸚鵡方戲於殿檻瞥有鷹至立時而斃上與貴妃歎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爲立冢呼爲鸚鵡塚

赤鸚鵡

沈約宋書曰謝莊爲太子庶子時南平王鑠上赤鸚鵡普

詔群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齋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傑也遂隱其賦  
南史曰西南夷訶羅隨國宋元嘉七年遣使貢金指環赤鸚鵡

五色鸚鵡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東漲海中有洲出五色鸚鵡曾見其白者如母鷄廣志同

唐書曰玄宗有五色鸚鵡能言育於宮中上命左右試牽御衣鳥輒瞋目叱咤岐王文學因獻鸚鵡篇以贊其事上以示百寮尚書左丞相張說上表賀曰伏見天恩以靈異鸚鵡及所述篇出示朝列臣按南海異物志有時樂鳥鳴皆云太平天下有道則見臣驗其圖丹首紅臆朱冠綠翼



與此鸚鵡無異而心聰性辯護主報恩故非常品凡禽實  
 瑞經所謂時樂鳥也岐王雖敘其事未正其名望編國史  
 以彰聖瑞  
 又曰元和十年訶陵國遣使獻五色鸚鵡類伽鳥  
 嶺表異錄曰容管廉白州產秦吉了大約似鸚鵡背脚皆  
 紅兩眼後來腦有黃肉冠善效人言語音雄大分明於鸚  
 鵡以熟鷄子和餅如棗飼之或云容州有純白色者俱未  
 之見也

孔雀

春秋元命苞曰火離為孔雀  
 周書曰成王時方獻孔雀方亦戎別名  
 漢書曰劉賓國出孔雀  
 又曰尉佗獻文帝孔雀二雙

續漢書曰西南夷魚池出孔雀

又曰西域條支國出孔雀

張璠漢記曰條支國臨西海出師子孔雀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孔雀群臣以為非禮欲不

與孫權勅付使

魏文帝與朝臣詔曰前于寘王所上孔雀尾萬枚文采五

色以為金根車蓋遙望耀人眼

吳志曰孫休永安五年使察獸到交趾調孔雀大猪

又曰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孔雀充備寶玩不抑其賦以

益中國

吳錄地理志曰交趾西于縣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內及朱

崖皆有之

晉書公卿贊曰世祖時西域獻孔雀解人語彈指應聲起



僂 晉書曰公孫皓時交趾太守孫諸貪墨為百姓所患會察  
獸鄧荀至擅調孔雀三千頭人畜一頭遣送秣陵和既苦  
遠役咸思為亂郡吏呂興殺諍及荀以郡內附

齊書曰武帝年十三夢人以筆畫身左右為兩翅着孔雀  
羽衣裳空中飛舉

又曰文惠太子長懋製玳瑁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  
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魏書曰龜茲國地多孔雀羣飛山谷人取養及食乳如  
雞鶩

唐書曰高祖穆皇后少時父母私相謂曰我女貌非常不  
可妄以許人當為之求賢夫矣乃於門屏畫二孔雀相對  
公子有求婚者輒與兩箭令射之父母潛相謂曰若中孔

雀之目者卽以妻之前後射者數千人莫能中高祖後至

發各中一目肅公大悅因卽與婚

山海經曰南方多孔雀郭璞曰孔雀也

列仙傳曰蕭史吹簫致孔雀

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好鬪鴨鴈養孔雀鵠鵲奉穀一年二

千石。鹽鐵論曰南越以孔雀珥門戶今貴其所饒非所

以厚中國也。太玄經曰孔鴈之義可法則也虞翻注曰

亦成行故。郭子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

詣其家父不在乃呼兒出為之設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

此實君家果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南越志曰義寧縣杜山多孔雀為鳥不必足合止以音影

相接便有孕

楚辭曰孔雀蓋兮翠旌王延曰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登九天兮撫慧星



華陽國志曰雲南郡出孔雀常以二月來翔月餘而去  
異物志曰孔雀其大如鴈而足高毛皆有班文采捕得畜  
之拍手則舞

又曰孔雀形體既大細頸隆背似鳳凰自背及尾皆作珠  
文五綵光耀長短相次羽毛未皆作真文五色相繞如帶  
千錢文長二三尺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足有距栖遊岡  
陵迎晨則鳴相和

傅異奢儉論曰豐狐以赤色禍身翡翠孔雀亦災斯文  
楊孝元交州異物志曰孔雀人拍其尾則儻

劉欣期交州記曰孔雀色青尾長六七尺能舒舞足為節  
出諸處○嶺南異物志曰交趾郡人多養孔雀或遣人以  
充口腹或殺之以為脯腊人又養其鵠以為媒傍施網罟  
捕野孔雀伺其飛下則牽網橫掩之採其金翠毛裝為扇

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為方物云生取則金翠之色不滅

爾雅曰翠鵠也郭璞注曰似鵠  
紺色出鬱林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翠羽曜

周書曰成王時蒼梧獻翡翠

漢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干晉書曰尉佗獻文帝翠鳥干

又曰燕刺王且郎中侍從貂羽黃金附蟬晉灼曰以水

徐廣車服注曰天子輅金根車翠羽蓋皇后首飾步搖八

雀九革加翡翠

吳錄曰薛綜上疏曰日南遠致翡翠充備寶玩

晉令曰翡翠不得西度權

倉頡解詁曰鵠翠別名也



說文曰翡翠青赤雀也

異物志曰翠鳥似鸞翡翠而翠青其羽可以為飾  
南州異物志曰翠唯六翻毛長寸餘青茸翡翠大於鸞小於  
鳥曰

楊孝元交趾異物志曰翠鳥先高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墜  
稍下作巢生子羽毛復益愛之又更下作巢也

南中八郡異物志曰翠大如鸞腹背純赤民捕食之不知  
貴其毛羽也

廣志曰翡翠赤紺皆出交趾與古縣

交州記曰翡翠出九真頭黑腹下赤青縹色似鷓鴣

太玄經曰翡翠狐鼠好作也

離騷曰翺飛兮翠層層舉也言巫舞工巧翺然若翠舉

楚辭曰翡翠儻王逸注曰翡翠儻儻帳

宋玉登徒子賦曰眉如翠羽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錯翡翠之葳蕤以翡翠之飾步搖置之竿頭也

左思吳都賦曰山雞歸飛而來栖翡翠列巢以重行

劉邵七華曰剪雋陵之縹翠承葱嶺之碧雞

秦書曰苻堅時西域獻翠鳥四頭雄雌各二籠盛之月餘

並死

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鵠冠

戰國策曰趙且伐燕蘇代謂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水蚌  
方出曝而鵠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啄鵠曰今日不雨明日  
不雨即見蚌脯蚌亦謂鵠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  
鵠蚌鵠兩不肯解漁者併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  
以弊眾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

范子計然曰計然者蔡丘濮上人晉三公子姓辛氏字文



子博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卑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室乃刑白鵠而盟焉

鵠

崔鴻蜀錄曰蜀連有災天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鵠鵠集城下

異物志曰鵠鵠其形似雌雞其志懷南不思北其名呼飛但南不北其肉肥美宜炙可以飲酒為諸膳也

嶺表異錄曰鵠鵠臆前有白圓點背上閒紫赤毛其大如小野雞多對啼

南越志云鵠鵠雖東西迴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翥亦胡馬北之其鳴自呼社薄州本草云自呼鈎駟格磔李祥玉山

行聞鵠鵠詩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駟格磔聲

白鵠

西京雜記曰南越王獻高帝白鵠黑鵠各一隻

後漢書班固傳西都賦曰招白鵠下雙鵠掄文竿出比目

王彪之閩中賦曰林鵠繡白○謝惠連雪賦曰白鵠失索

雲南記曰韋齊休使至雲南其國饋白鵠皆生致之

鵠

說文曰鵠似雉出上黨

列子曰黃帝與炎帝戰以鵠鵠為旗幟

漢書曰京兆尹張敞言鵠雀飛集丞相府丞相黃霸以為

神雀欲以上聞敞劾奏之霸大慙

續漢書輿服志曰虎賁武騎皆鵠冠鵠者勇雉也以其闕

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焉

晉八王故事曰張方將移惠帝於長安入殿奉迎自領五

千騎皆從鐵纏槊二節髮髭繫兜鍪皆用涼州白鵠毛望



之若茶天子見之大驚  
山海經曰憚諸之山其鳥多鵙郭璞注曰似雉而大青色蘇子曰帶方寸之印施丈尺之組載貂鵙之尾建千丈之城此世俗之富貴也

爾雅曰鴝鵒母也其子鴝郭璞注曰鴝青州呼為鴝

說文曰鴝鵒屬也一日牟母一日鴝

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日桐始華鼠化為鴝桐梧也是月華故曰始華田鼠謂之鴝

詩曰鴝之奔奔刺衛宣姜也鴝之奔奔鴝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又曰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鴝兮

爾雅曰鴝鵒其雄鴝牝痺其子鴝郭璞曰鴝鴝屬者也

春秋運斗樞曰機星散為鴝德義少殘百家則鴝生狗

大戴禮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為鴝鴝也化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鴝為鼠化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廣志曰宛鴝大於北鴝以供御

孔元舒在窮記曰趙太龍以鴝二十枚奉上老母

南方草物狀曰短頭細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鴝

上圃吏民捕取鹽炙食滋味肥美出交趾合浦郡

東方朔別傳曰占人被召見人以罔求鴝鴝飛入罔知必有罪非入罔罪字故也

莊子曰田鼠化為鴝

淮南萬畢術曰蝦蟇得瓜平時為鴝注云取瓜去瓣置生塗瓜壁塞之埋東垣北角深三尺其平日發出之以為鴝矣

太平御覽



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鶉占之曰小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射天咎地斬社焚之為齊所滅徐幹中論曰俗士之牽達人猶鶉鳥之欺孺子鶉之性善近人飛不迅行不速似將可獲故孺子逐之不已俗士似將可悟終難可移達人所以緩唇鳴聲而不捨也周書時訓曰清明之日又五日田鼠化為鴛鼠不化國多貪殘

兵書曰兩敵相當鶉集壁上軍十五日敗

干寶晉記曰趙王倫篡位有鶉人太極前殿有雉集於東堂○楚辭曰鶉鶉兮軒軒鶉鶉兮甄甄哀我兮寡獨靡有兮正倫

窮神祕苑曰安定原上築城時奠祭以觚爵忽有一鶉飛於觚之上因名鶉觚之城後魏文帝天統中立為鶉觚縣

夢書曰鶉鶉為鬪相見怒也夢見鶉鶉憂鬪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武寧縣秋九月黃魚上化為鶉鳥

萬春鳥

三國典略曰北齊高緯時有萬春鳥見齊仙都苑上為造

萬春堂以應嘉瑞

舍利鳥

隋書曰婆利國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年遣使入貢後遂絕

兵曹鳥

唐書曰崔希喬為并州兵曹廳前叢葦有小鳥如鶉鶉來巢孕卵五色大如鷄子數日鶯毀鶉見已踰於母月餘五色成文大如鷄馴擾開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今號兵曹鳥



巢衣鳥

洞冥記曰漢武帝時忽有細鳥集於帷帘或集人衣襟因名曰巢衣鳥宮內嬪好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至武帝未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為丈夫所媚王莽未猶有一兩箇去來莽羅得之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四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金澤文庫

古羽族部十二

鴛鴦

鷓鴣

鵲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鷓鴣

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鴈鷓鴣。詩曰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軍之鴛鴦在眾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官其遐福。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女弟昭儀在昭陽殿遺飛鸞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棧三十五條



以陳踴躍內有鴛鴦襦鴛鴦被。○魏志曰文帝問占夢周  
宣曰吾夢殿屋兩尾墮化為雙鴛鴦此何為也宣對曰後  
宮常有暴死者上曰吾詐卿耳宣曰夫夢意也苟以形言  
便占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宮人相殺。○干寶搜神記曰  
大夫韓憑其妻美宋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憑遂自殺妻  
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自投臺下左右捉衣衣不勝手  
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還韓氏而合葬王怒令埋之二塚相  
對經宿忽有梓木生二塚之上根交於下枝連其上有鳥  
如鴛鴦雌雄各一恒栖其樹朝暮悲鳴音聲感人。○古今  
注曰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  
思死故謂之正鳥。○楚詞曰鴛鴦兮噍噍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又彩雙鴛鴦裁為合歡  
被

又口入門時左顧似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鄭氏婚禮謁文贊曰鴛鴦雌雄相類飛止相正

鴛鴦

臨海異物志曰鴛鴦水鳥毛有五彩色食短狐其在溪中  
無毒氣  
劇談錄曰河南府尹閻前臨大溪每僚佐有入臺者則水  
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光澄澈可愛牛僧孺為縣尉一  
日忽報灘出豈日宰邑與同僚列筵於亭上觀之因召老  
宿備詢其事有老史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  
西臺灘上常有鴛鴦雙立前後居人以此為則僧孺潛揣  
縣僚無出己者因舉杯曰既能有灘何借一雙鴛鴦宴水  
終俄有鴛鴦飛下不旬日拜西臺御史

鴛鴦



爾雅曰鴝鵒

郭璞注曰似鳥脚高毛冠江東人家畜之以厭火災鴝音鴝肩反

說文曰鴝鵒也一曰鴝鵒

西京雜記曰魯恭王好鬪雞鴨養孔雀鴝鵒奉穀一年二千石

異物志曰鴝鵒巢於高樹顛生子未能飛背銜其母翼飛下地飲食

夢書曰夢見鴝鵒居不雙也婦見之此獨居也婿見之恐失妻也雄雌俱行淫佚遊也

唐書曰玄宗嘗遣中官往江南採捕鴝鵒及諸水禽汴州刺史倪若水上疏諫曰方今九屬時忙三農作苦田夫樵

耒蠶婦持桑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園池之翫遠自江嶺達於京師水備舟舫陸倦擔負飯之以魚肉開之以稻梁道路觀者莫不以陛下賤人而貴鳥也陛下當以鳳

鳳為凡鳥麒麟為凡獸即鴝鵒鴝鵒曷足為貴也

鴝

倉頡解詁曰鴝鵒也生藕葉上名水鴝

說文曰鴝水鴝也

山海經曰玄股國其人食鴝

南越志曰江鴝一名海鴝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生卵似雞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漁人及度海者皆以此為候

列子曰海上之人有好鴝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鴝鳥遊鴝鳥之主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鴝鳥皆從汝遊取來吾翫之明日之海上鴝鳥舞而不下也

晉咸和起居注曰二年正月饗萬國有五鴝集太極殿前晉中興徵祥說曰鴝集太極殿殿非鴝所處湖澤鳥也時



蘇峻作逆宮室被焚

唐書曰崔湜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為之懼門客陳振鷺獻海鷗賦以諷之湜雖稱善而心實不悅

鷺

詩曰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鷺鳥之羽可以翳舞

者所持以指麾

又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振鷺于飛于彼西離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又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毛詩義疏曰鷺水鳥好白而潔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春鋤遼東樂浪吳揚人皆云白鷺大小如鶴青腳高尺七八寸解指如鷹尾啄長三寸頂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毳毳然眾毛異甚好將欲取魚時弭之今吳人亦養之好

群飛行楚成王時有朱鷺合杳飛舞則復有赤色舊鼓吹曲有朱鷺是也

爾雅曰鷺春鋤

郭璞注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江東取以為接離名之曰白鷺

穆天子傳曰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曰有皎者駘音駘鳥名

鷓鷯其飛

幽明錄曰巴東有一道士忘其姓名事道精進入屋燒香忽有風雨至家人見一白鷺從屋中飛出雨住遂失道士所在

古金樂錄曰吳王夫差時有雙鷺飛出鼓中而去

南史曰張融年弱冠同郡道士陸修靖以白鷺羽扇遺之

曰此異物奉異人

鷓鷯

詩曰鷓鷯在原兄弟急難



毛詩義疏曰鷓鴣水鳥一名渠梁大如鷓鴣雀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桂陽謂之連錢

爾雅曰鷓鴣雝渠郭璞注曰雀屬也

左傳曰正月戊申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

莊子曰夫白鷓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

列子曰河澤之鳥視而卒曰鷓

錄異傳曰公者吳興烏程人患瘡經年弘後獨至旁舍

瘡發有數小兒或騎公腹或扶公首脚公因佯眠忽起捉

得一兒遂化成黃鷓餘者皆走公乃縛以還家替懸窓上

云明日當殺食之比曉失鷓處公瘡遂斷于時人有得瘡

者但依弘便瘡斷

晉書曰武帝謀伐吳詔王濬脩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

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

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鷓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

博物志曰白鷓雄雌相視則孕或曰雄鳴上風雌鳴下風

則亦孕

劉禎魯都賦曰綠鷓葱鴛

鷓鴣

爾雅曰鷓鴣似鷓而小

楊雄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鷓

鷓大者謂之鷓鴣

纂文曰鷓施石檄开零皆野鴨沒食曰鷓長頸曰施多白

曰开零在山澗曰石檄

白鷓

爾雅曰鷓鴣郭璞注曰水鳥也似鷓而短頸腹翅紫

白色背上綠色江東呼為鳥鷓音駮



卜勞宗鷓賦曰鳥宜野之性備於俯仰之間專視緩步有  
自卑之志

詩曰鷓羽刺時也晉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不從征役

不得養父母也肅肅鷓羽集于苞栩肅肅鷓行集于苞桑

肅肅鷓翼集于苞棘

禮曰雞肝鴈腎鷓與鹿胃鄭玄

鷓鷓

爾雅曰鷓鷓雞雜縣郭璞注曰漢文帝時郎邱有

廣志曰馬鳥鷓鷓

莊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且  
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嚮不敢飲一杯三日  
而死此以人養鳥也不如以鳥養鳥司馬彪曰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爰居雜縣城

文仲使國人祭之以為神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

越足也言其迂夫祀國之大節也節而節政之所成也

所以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

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

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己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

仁且智矣夫仁者講功而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

不知而不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

鷓鷓

爾雅曰鷓鷓鷓鷓郭璞注曰今之鷓鷓也好群飛入

毛詩疏曰唯鷓在梁許慎曰鷓鷓也一名汗澤一名陶河



太平御覽 卷九十二 五  
水鳥身形似鵝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目中赤鵠下胡  
大如數斗囊若有小水魚便杼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  
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陶河

魏志曰五月有鵝鵠集靈芝之地詔曰此詩人所謂污澤也  
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  
位乎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其博舉天下傳德茂材獨行君  
子以答曹人之刺。山海經曰憲斯之山沙水出焉其中  
多鵝鵠如鴛鴦而八足其鳴自叫見國有土功  
莊子曰魚不畏網而畏鵝鵠網者公平無私鵝鵠有心故  
魚畏之明主行賞罰如網  
淮南子曰鵝鵠飲水數升而不足

鵝鵠

爾雅曰鵝鵠郭璞注曰即鵝鵠也

異物志曰鵝鵠不生卵而孕雛於池澤間又吐生多者八  
九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系緒水鳥而巢高樹上或在石  
窟之間

隋書曰倭國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鵝  
鵝項令入水捕魚得百餘頭以充食  
唐書曰貞元十三年四月以上自春已來時雨未降正陽  
之月可行雩祀遂幸興慶宮龍堂兆庶祈禱忽有白鵝鵠  
沉浮水際羣類翼從其後左右侍衛者咸驚異之俄然莫  
知所往方悟神龍之變化遂相率蹈舞稱慶至乙丑果大  
雨遠近滂沱於是宰臣等上表陳賀  
范汪治咽方曰咽鵝鵠喙即愈治鯁燒鵝鵠羽水服半錢  
即下若呼鵝鵠鵝鵠亦有下者

鵝鵠



爾雅曰鷺澤虞孫炎注曰鷺或謂鷺澤虞其別名郭璞注曰今烟澤也常在澤中見人輒鳴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各之也

鸛雀

說文曰鸛雀也詩曰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千室毛詩義疏曰鸛一名負釜一名背竈一名皂裙泥其巢一旁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災早

華嶠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年五十始應州郡之辟眾人謂之晚暮後有鸛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魚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淮南萬畢術曰天雄鸛胎日行千里取鸛鳥胎於日中暴一日一增天雄一月

用三十天雄而并治為丸大如梧子欲行各一丸得騰地瞻仰大良去天雄乃獨騰即行千里

栢譚新語曰昔有鸛郡國皆殺之而三輔俗不敢取或雷霹靂起原天不獨在彼而在此其殺取時正與雷偶耳抱朴子曰以鸛血塗金丹一丸內衣中以指物隨口變化神農本草曰鸛骨味甘無毒治鬼蟲諸疰五尸心腹疾博物志曰鸛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孕取礬石周圍繞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暖礬石為真物列仙傳曰木羽者鉅鹿人母貧賤止助產探婦兒生開曰大笑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者守兒言此即司命君當報汝恩汝于木羽得仙母陰識之生兒字木羽所探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過呼木羽為我御車遂俱去又二十餘年鸛雀且以二尺魚着戶上母匿不道而賣其魚四十餘年母乃終



鷺

詩曰有鷺在梁鷺鷥也且以二入鷺鷥可也其類不盡而實  
 說文曰鷺秃鷺也中鷺鷥也鷺鷥木作五其鷺鷥中鷺鷥  
 環氏吳紀曰嗣主問中書令張尚鳥之中大者唯鷺小者  
 雀乎尚曰大者有秃鷺小者鷺鷥主忌勝亡因徙尚  
 楚辭曰鷺鷥群晨雜鷺鷥鷺鷥鷺鷥鷺鷥也鷺鷥鷺鷥  
 後魏書曰正光二年八月獲秃鷺於宮內詔以示崔光崔  
 光表曰蒙示十四日所得大鳥此即詩所謂有鷺在梁解  
 云秃鷺也貪惡之鳥野澤所育不應入於殿庭昔魏氏黃  
 初中有鷺鷥集于靈芝池文帝下詔以曹恭公遠君子近  
 小人博求賢俊太尉華歆由此遜位而讓管寧也臣聞野  
 物入舍古為不善是以張璠惡鷺賈誼忌鷺鷥鷺鷥集而  
 去前王猶為至誠況今親入宮禁為人所獲方被留養宴

然不以為懼准諸往義信有殊矣且饜養之禽必資魚肉  
 菽麥稻粱時或食啄一食之費容過斤溢今春夏陽早穀  
 糴稍貴窮窘之家時有菜色陛下為民父母撫之如傷豈  
 可棄人養鳥留意於醜形惡聲哉衛侯好鶴曹伯愛鴈身  
 死國滅可為寒心陛下學通春秋親覽前事何得口詠其  
 行未遵誠願遠師殷宗近法魏祖修德延賢消災集慶放  
 無用之物弃之川澤取樂琴書頤養神性肅宗覽表大悅  
 卽棄之池澤帝之文南史曰齊晉安王子勛卽偽位於尋陽其夕有秃鷺鳥集  
 城上音唐書曰會昌元年六月有秃鷺鳥集于禁苑

爾雅曰鷺鷥鷺

音鷺鷥注曰今呼鷺鷥



莊子曰大鷦飽食仰天而噓  
列子曰滿且子之弋連雙鷦於青雲之際

楚辭曰酸鷦騰鳥騰小雁也煎鴻鷦果干禁  
江賦曰奇鷦九頭

精衛

山海經曰炎帝之女名嫫游于東海溺而不反是為精衛  
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  
述異記曰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其鳴自呼每  
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故也海畔俗說精衛無雄  
耦海燕而生雌狀如精衛生雄狀如海鷺今東海畔精  
衛誓水處猶存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誓鳥一名宛  
禽又名志鳥俗呼為帝女雀  
博物志曰有鳥如鳥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昔赤帝之

女嫫往遊于東海溺死而不反其神化為精衛故精衛常  
取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左思魏都賦曰砥砥音砥精衛銜木償怨

左思吳都賦曰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鯨夜飛而觸綸

水扎鳥

南夷志曰水扎鳥出昆明池冬月遍於水際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列子曰...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南英志曰木其巢由鼠也...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二十六

羽族部十三  
鷹 鷂 隼 鷓 隹 鷓 鷓 鷓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為鷹○禮記月令曰鷹螯之日  
鷹化為鳩○又曰七月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  
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曰先大夫臧  
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無  
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昭公四鄰子  
曰少皞鳥師而鳥名爽鳩氏司寇者也杜預注曰爽鳩鷹  
鷂也故為司寇  
又襄公四日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



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如鷹之飛揚也  
毛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箋云鷹鷂鳥也  
爾雅曰鷹鷂鳩郭璞注曰鷂當為鷂字之誤也左傳曰鷂  
又曰鷹隼擊擊也善擊官於代郡捕之  
春秋考異郵曰金伐木故鷹擊雉  
易通卦驗曰鷹者鷂殺之鳥  
周書尚鷹蟄之日鷹變為鳩小暑之日鷹乃學習處暑之  
日鷹乃祭鳥  
大戴禮曰正月鷹則為鳩鷹也者非其殺之時也鳩也者  
非其殺之時也善變而知仁故具言之也鳩為鷹而不仁  
故不盡其辭  
史記曰李斯臨刑思牽黃犬臂蒼鷹出上蔡東門不可得  
矣

漢書曰鷹隼未擊矰弋不得施於蹊隧  
又酷吏傳曰郅都為濟陽太守時人號為蒼鷹  
又曰孫寶為京兆尹請故吏侯文為掾立秋日文謂寶曰  
今鷹隼始擊當順天氣成嚴霜之誅  
後漢書曰崔駰與竇憲牋曰今日漢陽太守率吏卒數十  
人皆臂鷹牽狗云欲上幕府夫鷹犬所獲不過雉兔斯乃  
細人之事  
東觀漢記曰和熹皇后臨朝上林鷹犬悉斥賣之  
又曰趙勤字孟卿太守和虞署督郵新野令自責還印綬  
去虞歎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鞬印中○馬融與伯世書曰  
憤憤愁思猶不解懷思在竹閒放狗逐麋晚秋涉冬大蒼  
出籠黃棘卜菟菟以乾葵以送餘日茲樂而已  
魏志曰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曰登見



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則噬人公曰不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布乃解

晉書曰虞潭字思與會沈亮等逼京師潭起義軍至上虞有野鷹飛集屋梁衆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破賊必矣後如其言

又曰崔泄清厲骨鯁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以叢生荆棘來自博陵在南為鵝在北為鷹

又載記曰慕容垂請至鄴拜墓苻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唯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

南史曰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齊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且放鷹犬勿復遊獵

又曰齊鬱林王即位未踰旬多聚飛鷹快犬以梁肉奉之陳書曰侯安都率水軍於中流斷齊軍糧運又襲秦郡破徐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

北史曰後魏華山郡王澄弟嵩孝文時位步兵校尉大司馬安定王休薨未及卒哭嵩便遊田帝聞大怒曰嵩大司馬薨殂一月爾便以鷹鷂自娛有叔父之痛無猶子之情損心棄禮何其太速便可免官

又曰齊廣寧王孫孝珩好綴文有技藝嘗於廳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三國典略曰元坦為冀州刺史不恤人事專為聚斂性好畋漁無日不出秋冬獵禽獸春夏捕水族鷹犬常數百頭器網十餘車自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



唐書曰太宗初傳位舊苑中有籠鷹悉斷聯任去良犬並解絏放之  
又曰太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所見有佳鷹諷令獻朕大亮因密表責朕云陛下久絕田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者如其自擅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己有臣若是朕復何憂於是賜之金壺以彰忠謹  
又曰源乾曜爲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掛於叢棘而死管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實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肯之罪上不問

又曰憲宗時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宜徽院供奉官爲其使領徒數百恃恩恣橫郡邑懼擾皆厚禮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  
戰國策曰唐睢謂秦王曰要離刺慶忌蒼鷹擊於殿上  
廣志曰有雉鷹有菟鷹一歲爲黃二歲爲撫三歲爲青胡鷹獲鷹出廬江  
幽明錄曰楚文王少時好獵有人獻一鷹文王見之爪距神爽殊絕常鷹故爲獵於雲夢置網雲布烟燒張大毛羣羽族爭噬搏此鷹軒頸瞪目遠視雲際無搏噬之志王曰吾鷹所獲以百數汝鷹曾無奮意將欺余耶獻者曰若効於雉兔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鮮白不辨其形鷹便竦翻而升轟若飛電須臾羽障如雪血下如雨有大鳥墮地度其兩翅數十里衆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



此大鵬鷁也文王乃厚賞之  
西京雜記曰茂陵少年李亭好馳駿狗逐獸或以鷹鷁逐  
兔昔以為佳名狗則有修毫釐睫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  
青翅草眸青冥金距之屬鷁則有從風鷁孤飛鷁  
論衡曰孔子畏陽虎却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  
面青鷹擊雀鷁啄鷹未必鷹鷁南方雀鷁西方自以筋力  
勇壯相勝服也  
秦子曰虎能雄猛不可以託鷹鷹能飄擊不可以寄雛  
物理論曰使武十宰民如使狼牧羊使鷹養雛也  
焦贛易林曰鷹棲茂樹候雀往來  
益部耆舊傳曰廣漢馮顛為謁者逐單于至雲中大將軍  
梁冀遣人求鷹止晉陽舍人不避顛顛收之使人擊鷹而  
亡也顛追捕甚急冀辭乃止

古樂府曰豹則虎之弟鷹則鷁之兄

魏文帝答繁欽書曰商風振條秦鷹秋吟斯可謂聲協鍾  
石氣應風律

孫楚鷹賦曰邵延考與余辭其後從者鞫一鷹以侍側郭  
邊人也好弋獵顧眄心欲自娛樂請余為賦曰其為相也  
踈尾闊臆高鬚圓顛深目娥眉狀似愁胡曲觜短頸足若  
雙枯

隋魏彥深鷹賦曰惟茲禽之化育實鍾山之所生資金方  
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端運橫羅以羈束綴  
輕絲於雙臉結長皮於兩足飛不遂於本情食不充於所  
欲逸翰由其暫斂雄心為之白局若乃貌非一體相乃多  
途指重十字尾貴合虛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觜同劍利脚  
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纈眼



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或復頂平似削頭  
圓如卵臆闊頸長筋麤脰短翅厚羽勁髀寬肉緩求之事  
用俱爲絕伴或似鶉頭或似鷄首赤精黃足細骨小肘懶  
而易驚姦而難誘往不可呼飛不及走若斯之輩不如勿  
有若夫疾食速消此則有命免頸燕立是爲無病廁門忌  
大結肚惡軟條不欲絕背不官喘生於窟者則好眠巢於  
木者則常立雙髀長者則起遲六翻短者則飛急毛衣屢  
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鶉千日成蒼雖  
曰排虛性殊衆鳥雌則體大雄則形小遇犬則驚猜得人  
則馴擾養鶉則少病野羅則多巧察之爲易調之實難格  
必高迥屋必華寬薑以取熟酒以排寒韞須溫暖肉不陳  
乾近之令狎靜之使安晝不離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  
減其肉肌肥骨瘦心和性熟念絕雲霄志在馳逐

鶉

北齊書曰上洛王思宗弟思好少以騎射事文襄及文宣  
受命爲左衛將軍本名思孝天保五年討賊文宣悅其驍  
勇謂曰爾擊賊如鶉入鷄群宜思好事故改名焉  
隋書曰劉昶子居士爲太子千牛備身聚徒任俠不遵法  
度公卿子弟有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車輪括其頸而捧  
之殆死能不屈者稱爲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趨  
捷者號爲餓鶉隊  
唐書曰元和四年諺德曷里祿設弭施合蜜里迦可汗遣  
使請改迴紇爲迴鶉義取迴旋輕捷如鶉  
又曰元和八年淄青節度使李師道進鶉十二命還之  
唐杜甫義鶉行曰陰崖有蒼鷹養子黑相顛白蛇登其巢  
吞噬恣朝食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



寧半存其父從西來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憤懣寄所  
 宜斗上換孤影無聲來九天脩鱗脫遠枝巨穎折老拳高  
 空得踏蹬短草辟蜿蜒折尾能一擺飽腸今已穿生雖滅  
 衆鷓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鷲鳥最  
 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滴水湄此事  
 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眄  
 閒聊為義鷓行求激壯士肝

鷓

爾雅曰晨風鷓也

郭璞注曰鷓屬

孟子曰為叢驅雀者鷓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

隼

毛詩曰織文鳥章白旆央央

箋云鳥章隼之文章將帥之服

又曰鳩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隼急疾之鳥

詩義疏曰鷓也齊人謂之擊正或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  
 化為布穀此屬數種皆為隼

周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

春秋考異郵曰陰陽氣貪故題肩擊

宗均注曰題肩有爪芒為陽中陰故擊殺也

國語曰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  
 弩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  
 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  
 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  
 楛矢石弩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故銘  
 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  
 者分同姓以寶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  
 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



可得也使求得之金積

說文曰鵠鷺鳥也

爾雅曰鷺負雀

郭璞注曰鷺鷥也江東呼為鷺善捉雀因名云

廣雅曰鷺肩鷺子籠脫鷺也

廣志曰鷺子大如胡鷺色似鷺食雀籠脫擊鳩鷺

晉書曰王育京兆人也太守杜宣命為主簿俄而宣左遷

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為二千石

吾所勅也今吾儕耳何故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畏死

鷺也

唐書曰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三事諫其一

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二

十日龍飛二十一日有獻鷺鷥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

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

又曰太子承乾與漢王元昌相託附承乾賜以琵琶名馬

元昌報以鷺子山雞

又曰太宗得鷺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魏徵乃藏於

懷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徵以諷諫語人帝

惜鷺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鷺死懷中

又曰楊德幹高宗朝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鷺不避

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其鷺頭官者涕泣袒背

以示於帝帝曰爾情知此漢獐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又曰貞元十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賀嵯峨山獲白鷺

莊子曰鷺為鷺鷥為布谷布谷復為鷺此物變也

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願

望見一鷺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令出鷺逐而殺之公



子暮為不食曰鳩避忌歸無患竟為鷓所得吾負之為吾  
捕得此鷓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聲旁圍左  
右捕得鷓三百餘頭以奉公子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  
案劍至其籠上曰誰獲罪無忌者耶一鷓獨低頭不敢仰  
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流天下歸焉  
論衡曰儒書稱魏公平方欲與客飲有鷓擊鳩鳩逃公子  
案下鷓追殺之於公子之前公子使人設罔捕鷓得數十  
責殺鳩之罪擊鳩之鷓俯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此虛  
言也鷓有千數擊鳩飛去安可復得或是捕鷓者折其頸  
也  
夢書曰鷹鷓為攻剽殘心也夢見鷹鷓憂賊人也  
魏陳王曹植鷓雀賦曰鷓欲取雀雀自言雀微賤身體些  
小肌肉瘠瘦所得蓋少君欲相噉實不足飽鷓得雀言初

不敢語頃來輒軻資糧乏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  
得寧復置汝雀得鷓言意甚怔營性命至重雀鼠貪生君  
得一食我命墮傾皇天是鑿賢者是聽鷓得雀言意甚沮  
惋死弊雀頭如果蒜不早首服振頸大喚行人聞之莫不  
往觀雀得鷓言意甚不移目如擘椒跳蕭二翅我雖當死  
略無可避鷓乃置雀良久方去二雀相逢似是公姬相將  
入草共上一樹仍共本末辛苦相語向者近出為鷓所捕  
賴我番捷躡素便附說我辯語千條萬句欺恐舍長令只  
大怖我之得免復勝於汝自今後竟莫復相妬

鷓

毛詩谷風四月日匪鷓匪鷓翰飛戾天毛曰鷓鷓也鷓鷓貪殘之鳥也

說文曰鷓黃頭赤目五色皆備一曰鷓  
漢書曰李廣為上郡守匈奴入上郡武帝使中貴人從廣



匈奴射中貴人廣曰是必射鵬者也廣射殺二人生得一  
人果射鵬者也  
穆天子傳曰春山爰有青鵬執犬豕食鹿  
列子曰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  
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鵬鸚之類無不柔者雌雄在前孳尾  
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  
後魏書曰秦王幹機悟壯勇善弓馬太宗出遊自登之東  
北幹以騎從有雙鵬飛於上太宗命左右射之莫能中鵬  
旋飛稍高幹自請射之以二箭而下雙鵬太宗嘉之賜御  
弓矢金帶以旌其能軍中於是號幹為落鵬都尉  
北齊書曰斛律光嘗從世宗於涇橋校獵見一大鳥雲表  
飛颺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形如車輪旋轉而下至  
地乃大鵬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丞相屬邢子高見

而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

隋書曰長孫晟周宣帝時突厥攝圖請婚于周以趙王招  
女妻之然周與攝圖各相誇誇妙選驍勇以充使者因遣  
晟副汝南公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于其牙前後使數十  
輩攝圖多不禮見晟而獨愛焉每共遊獵留之晉歲嘗有  
二鵬飛而爭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  
往遇鵬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  
親友其昵近之以學彈射

漢書曰匈奴有計入漢地直張掖郡也直當生奇材箭竿鷲

羽師古曰大鵬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用為箭

西域諸國記曰耆闍崛山在王舍城北四里山有兩崖鷲  
鳥常群居其巔土人號為靈鷲山佛國記曰山石頭似鷲阿育王使鑿石假











